

世界文学名著

幻灭

[法] 巴尔扎克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幻 灭

[法] 巴尔扎克 著
郑 永 慧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书 名 幻灭
作 者 [法]巴尔扎克
译 者 郑永慧
责任编辑 管筱明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513 千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4-2234-3/I·1699
定 价 1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献给维克托·雨果先生

您同拉斐尔及皮特等人一样，具有天赋，在常人还很幼稚的年龄，您已经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您同夏托布里昂以及一切有天才的人一样，跟躲藏在报纸专栏后面或者潜伏在报馆地下室里的妒才者作过斗争。因此我将这本书奉献给您，希望您胜利的名声，帮助这本书获得成功；按照某些人的意见，这本书完全以事实为根据，是充满了勇气的作品。新闻记者难道不是同侯爵、银行家、医生和检察官一样，也是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么？为什么以“在笑谈中纠正习俗”为己任的《人间喜剧》不去触及新闻记者这股势力呢？我们知道巴黎的报纸是不放过任何人的。

先生，我很高兴能够这么说：

我是您忠实的崇拜者和朋友。

德·巴尔扎克



责任编辑 管筱明
装帧设计 耳 东

第一部

两诗人



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

在本书故事开始的时候，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有使用斯坦厄普印刷机^①和油墨滚筒的。昂古莱姆小城虽然以造纸业出名，而且同巴黎的活版印刷业关系密切，却始终用的是木印刷机，这就使我们的语言里多了一句俏皮话：把印刷叫做“使印刷机叽嘎地响”。到了今天，这句话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落后的印刷所还在使用皮制的“盖子”，上面蘸满了油墨，让印刷工人涂擦在铅字上。那块活动的托盘，是用来装载摆满铅字的模子的。印刷的纸张就铺在上面。托盘还是石头造的，难怪被人称为“大理石”。时至今日，新式的机动印刷机已经使人忘记了这些老式印刷机。这些老机器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也为埃尔泽维、普兰腾、阿尔德、迪多等印刷商出版过许多精美的书籍。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这些老式工具，因为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热爱这些老古董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而且它们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小故事中也相当重要。

这个塞夏过去是个掌车工。在印刷业的行话里，排字工人称掌车工为“熊”。他们来回走动，从油墨桌到印刷机，又从印刷机回到油墨桌，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在走动，这大概就是他们得到这个绰号的原因。作为报答，“熊”也称排字工人为“猴子”，因为这些先生们不停地在一百五十两个小格子里拣铅字。到了悲惨的一七九三年，塞夏约有五十岁，已经结了婚。那年的大征兵由于塞夏已经上了年纪，又结了婚，没有征到他头上，而全国几乎所有工人都进了军队。老掌车工单独一个人留在印刷所里。印刷所的老板，行话称为“天真汉”，刚刚去世，留下一个寡妇，没有子女。印刷所面临立刻倒闭的危险：孤单的一个“熊”无法变成“猴子”，因为，作为印刷工，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一个人民代表急于要散发国民公会的法令，不顾他一字不识的缺点，发给他一张印刷所老板的执照，征用了他的印刷所。塞夏公

^① 斯坦厄普（1753—1816），英国作家，政治家，科学家，所发明的印刷机以他的名字命名。

民收下了这张棘手的执照以后，拿他女人的储蓄，按半价买下印刷所的设备，价金交给老板的寡妇，作为补偿。这不算什么。最要紧的，是毫无错误和毫不拖延地印共和政府的法令。在这困难时刻，热罗姆—尼古拉·塞夏有幸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他既怕丢掉田地，不肯逃亡国外，又怕丢掉脑袋，不肯抛头露面，想找份随便怎样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行。这位贵族叫德·莫孔布伯爵。他穿上了外省印刷工头丑陋的工服，为那些宣布藏匿贵族要判死刑的法令排字、校对、改错；而那位变成了“天真汉”的“熊”则拿去印刷、张贴；结果两人都平安无事。到了一七九五年，恐怖时代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塞夏不得不找一个能够兼做排字、校对和工头的样样管。一个在王政复辟时期当上主教，而当时却拒绝宣誓效忠于政府的神父，接替了德·莫孔布伯爵的位置，直到第一执政宣布恢复天主教为止。后来伯爵和主教就相遇在贵族院的议员席上。在一八〇二年，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并不比在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他却量力而行，收受了不少的印刷费，有能力雇用一个工头了。这位原来对自己的前途毫不放在心上的小伙计，现在变成了叫手下的“猴子”和“熊”人人害怕的老板。贫困消失之时，就是贪婪开始之日。老板一看到有发财的希望，贪欲立刻使他对本行业的经营之道大有长进，可惜是贪婪的、多疑的和精明的长进。他富有实际经验，蔑视理论。最后他终于能够一眼就根据所用字体，估出一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向无知的主顾证明：大号铅字比小号铅字搬动起来更费钱；如果是小号铅字，他又说排起字来更费劲。在印刷业中他最外行的是排字，他很怕弄错，所以只承接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买卖。如果排字工人是按时计酬的，他的眼睛就绝不离开他们。如果他知道一个厂商资金周转有困难，他就用低价买进他的纸张，并把它囤积起来。因此，从那时起，那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改为印刷工场的房子，变成了他的产业。他拥有各种各样的幸福：他的老婆死了，只给他剩下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目的不是要他受教育，而是为自己准备一个继承人；他对待儿子很严厉，以期延长他的父亲的权力，因此，放假的日子，他命令儿子上铅字架干活，对他说，他必须学会赚钱，以便将来报答他的可怜的父亲，父亲正在流着血汗来养育他呢。神父离开的时候，曾经告诉塞夏，四个排字工人中，哪个最诚实最聪明，塞夏就挑了他来当工头。这样安排以后，老好人就能够安安稳稳地等待到儿子来接手的那一天，那时印刷所在年轻人的巧妙经营下，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儿子大卫·塞夏在昂古莱姆的中学里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塞夏既没有知识，又未受过教育，

是从“熊”的地位爬上来的，他非常看不起科学，却仍然送他的儿子到巴黎去研究高级印刷术，只给他一个严厉的忠告，叫他不要依靠父亲的钱包，应该自己在巴黎这个工人的天堂里攒一大笔钱，因为儿子在这个智慧的国度逗留期间，毫无疑问会把父亲的钱包视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大卫在迪多印刷所当工头，一边学艺，一边完成了学业。迪多印刷所的工头变成了学者。一八一九年年底，大卫·塞夏离开巴黎，没有花过他父亲的一文小钱，父亲召他回去接管生意。当时尼古拉·塞夏印刷所拥有省内唯一一份刊登司法告示的报纸，还有省政府和主教公署的文告。这三个主顾便足以给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带来一大笔财富。

正好在这时期，造纸厂的库安泰兄弟买下了昂古莱姆的第二张印刷执照。到目前为止，老塞夏趁着帝政时期兵连祸结，工业衰落的时势，将这第二家印刷所压挤得毫无生气，就凭这一点，他没有收买这家印刷所。他舍不得花这笔小钱，后来就害了他的老印刷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老塞夏高兴地想：以后他的印刷所同库安泰兄弟之间的竞争，负责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

“我会抵挡不住的，”他心里想，“可是一个从迪多所里训练出来的年轻人会胜利的。”

这个七旬老人一心想着他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日子。他虽然对高级印刷术一无所知，却十分精通另一门艺术，这就是工人们戏称为“酗酒”的艺术。《巨人传》的伟大作者十分重视这门艺术，可惜现在受到所谓“禁酒会”的迫害，已经一天天地衰落了。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忠于自己姓名的启示，总是经常感到干渴^①不止。他的老婆长时期来把对于发酵葡萄的爱好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实这种爱好对“熊”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德·夏托布里昂先生已经在美洲真正的熊身上注意到了；可是哲学家们提出：年轻时的习惯，到年老时会更加激烈地复发。塞夏证实了这条规律：他越老越爱喝酒。他的嗜好在他的熊脸上留下标记，使他的脸看起来非常特别：他的鼻子肥大得像个大大写A字，体积比普通铅字尺寸大三倍，两个脉络暴露的脸颊，像长满红紫色小瘤的葡萄叶，有些小瘤还长着小毛，简直像秋天的葡萄蔓包裹着一只硕大的块菰。两道浓眉好像堆满雪的树丛，遮住两只灰色的小眼睛。那眼里闪耀着贪婪的狡猾。这贪婪把他身上一切感情都消灭了，

① 法语“塞夏”的语根有干燥的意思。

包括慈父的感情，可是小眼睛在酒醉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他的中间秃顶的脑袋，周围还留着一圈灰白头发，还稍微有点卷曲，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拉封丹寓言中的方济各会修士^①。他身材矮小，肚子挺大，像那些耗油而不烧灯芯的旧油灯；因为无论什么事情，过度了，就会驱使身体朝它固有的道路发展。酗酒同研究学问一样，能使胖的人更胖，瘦的人更瘦。热罗姆·尼古拉·塞夏三十年来一直戴着那种有名的警察三角帽，现今在某些外省还可以看见戴在城市鼓手的头上。他的背心、长裤，都是暗绿色的天鹅绒料子。最后，他还有一件棕色的旧礼服，花色条纹布袜和一双银扣子鞋子。他的工人出身还在这套小市民服装中透露出来，可是这套服装同他的恶习和生活习惯完全吻合，还能非常好地表现他的生活，使得这位老好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穿好衣服的，你想起他就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衣服，如同你想起洋葱就不能不想起葱皮一样。老印刷商如果不是好久以来就暴露出他盲目贪婪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仅仅他退位让子这一幕，就足以描绘他的性格。尽管他的儿子从迪多这个大学校带回来许多学识，但是老塞夏决心要同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好久。老子做的既是好买卖，儿子做的必然是亏本买卖。可是对老头子来说，生意场上无父子。起初，他只视大卫为独子，后来就把他看成当然买家，而买卖双方的利益是矛盾的：他想卖贵些，大卫想买得便宜些，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必须制胜的敌人。由感情转变为私人利益。通常是缓慢的，在有教养的人身上是曲折的和伪善的，而在老“熊”身上却是迅速的和直接的，这证明了狡猾的酗酒学战胜了高深的印刷术。儿子来到的时候，老头子运用精明人对待受骗人的手段，对他表现出生意人的热情，照顾他宛如照顾情妇一样，挽着他的臂膀，告诉他什么地方不应踏下去，以免溅着泥浆；用长柄暖床炉给他暖床，生了火，准备晚餐。第二天，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先用一顿丰盛的晚餐企图灌醉儿子，他自己却喝得大醉，然后他在两个饱嗝儿之间说了一句：“我们来谈生意吧！”这句话显得十分奇特，使得大卫劝他明天再谈。老“熊”太懂得利用他的酒醉状态了，绝对不会放弃一场准备已久的战斗。何况，他说，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肩上已经有五十年了，他不能够再忍受一个小时。明天，他的儿子就得变成“天真汉”。

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说一说印刷所的情况。印刷所坐落在博利厄街通

① 方济各会修士腰上扎一圈腰带，使人联想到一圈头发

向桑树广场的路口，从路易十四末期就开设在这所房子里。因此，好久以来这里就按照经营印刷所的需要分配房子，底层是一间大厅，由临街那面的老式玻璃窗透进光线，亮光也从临院子的一扇大玻璃窗射进来。可以通过一条小径直达老板的办公室。可是，在外省，人人对印刷过程都非常好奇，老主顾们都爱从临街的一扇玻璃门走进来，也不在乎要走下几级楼梯，因为工场的地基比底层的路面低。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好奇客人，从来不注意穿过工场的小路有许多障碍。楼板上吊着绳，绳上晾着纸张，如果他们张望这些吊床，他们的身子便会撞到一排排的铅字架上，或者被支撑着印刷机的铁柱把帽子撩到地上。手脚灵活的排字工人从铅字架的一百五十二个格子里拣铅字，一忽儿看原稿，一忽儿再读一下手盘里的字，插进一条空行铅条。好奇的客人如果注视着这一切，他们便会撞到铺满地板的一令湿漉漉的纸上，或者使腰眼碰到放铅字的长桌的角落上；这一切都逗得“猴子”们和“熊”们笑声不绝。从来没有任何人不出任何事故而直接到达这个洞穴尽头的两个大笼子。这两个笼子就是面对院子的两个破亭子，其中一个里面高踞着工头，另一个是印刷所的老板。院子的墙上很雅致地装饰着葡萄藤，鉴于老板的嗜酒名声，很有刺激酒瘾的本地色彩。那里还有一个小槽，用来在印刷前后冲洗装版盘，或者俗语说的铅字板；由此而冲出来的墨汁，同家用污水混淆在一起，使得来赶集的乡下人看见了，以为屋子里有魔鬼在洗脸。棚屋的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柴房。二楼有三间房间，上面还有两间有复折屋顶的顶楼。第一间房间同过道一样长，只除了破旧的木楼梯占去了一点位置，光线从街那边通过一扇狭长的小玻璃窗射进来，临院子那边却是一扇小圆窗；房间用来做候见室兼餐厅，墙壁只用石灰粉刷，这种可耻的简陋活现出生意人的吝啬。肮脏的地砖从来不洗擦；家具只有三把破椅子，一张圆桌和一只摆在两扇门中间的餐具柜；这两扇门一扇通卧室，另一扇通客厅。窗户和门都积满污垢，变成褐色；大多数时候房间都堆满了白纸或印好的纸；经常见到的是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的餐后甜食、酒瓶和晚餐的菜盘，堆放在一捆捆的纸上。卧室的十字窗是铅格子的玻璃窗，光线从院子里射进来，墙上挂着旧毯子，就是外省在圣体瞻礼日挂在屋外的那种毯子。房里有一张大床，床柱挂着床帷和饰物，铺着一条红哗叽的压脚被，两把虫蛀的安乐椅，两把铺着绸面的胡桃木靠背椅，一张旧书桌，壁炉上面有一只挂钟。这间房间散发出淳朴善良的气味，全部都是褐色色调，原来是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的老板兼前任鲁佐先生布置的。客厅曾由已故的塞夏太太加以现代化的重新装修，槽

糕的护壁板被全部漆成染假发用的蓝色；护壁板上面粘贴着一幅画，是在白底上画的茶褐色的东方故事；家具包括六张蓝羊皮面子的靠背椅，椅背的形状像竖琴。两个窗户，上部很粗糙地砌成拱形，没有挂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桑树广场；壁炉上既没有烛台，也没有座钟和镜子。塞夏太太没有完成她的美化工程就死掉了，“熊”认为美化工程不能带来任何收益，毫无用处，就放弃了。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就是醉得摇摇晃晃地，把儿子带到这间房间里来的。他指给儿子看，圆桌上放着一份印刷所财物的清单，是工头按照他的意思起草的。

“孩子，你念一遍。”热罗姆—尼古拉·塞夏说。他滚动着两只醉眼，从清单望着儿子，从儿子望着清单。“你会发现我给你的印刷所是多么难得的宝贝。”

大卫念道：“三架木印刷机，有铁棍支撑，印刷盘子是生铁造的……”

老塞夏打断儿子的话说：“这是我的一项改良。”

“连同所有附属工具：墨缸、油墨盖子和放铅字的长桌，等等，共值一千六百法郎！”念到这里大卫·塞夏放下清单，对他爸说，“爸爸，你的印刷机都是破烂货，值不了一百埃居，应该当柴烧。”

老塞夏叫起来：“破烂货？……破烂货？……你拿着清单跟我一起下楼！你会看到你们这些坏铜匠发明的东西，真比不上我们久经考验的古老机器那么好。看过以后，你就不再咒骂这些老实的印刷机，它们滚动起来就跟驿站的车子一样。它们还会跟随你一辈子，不会要你作任何修理。破烂货！这些破烂货就是你将来改善生活的来源！这些破烂货你的父亲已经用了二十年，就是它们帮助你父亲把你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父亲冲下那条高低不平、摇摇欲坠的旧楼梯，却没有摔倒；他打开通向工场那条过道的门，向着第一架印刷机冲去。那机器早已被他叫人暗上上过油和擦洗过了。他指着那两条被学徒擦过的对称粗大橡木对儿子说：

“这不是一架可爱的印刷机吗？”

机器上有一张结婚请帖。老“熊”放下排字夹，放在压字框上面，压字框又挪到印刷盘子上面，他使印刷盘子转动起来：他拉了一下杠杆，放松绳子带动盘子，然后抬起压字框和排字夹，动作灵活，同一个年轻的“熊”差不多。这样转动起来的印刷机发出快乐的响声，活像一只鸟儿撞到玻璃窗上又逃跑的叫声。

父亲对惊异万分的儿子说：“有哪一部美国印刷机能够这样迅速地转

动？”

老塞夏接连奔向第二和第三部印刷机，用同样的灵活手法作了同样的试验。最后一部机器被他的蒙眬醉眼看出来有一块地方学徒忘了揩，醉鬼狠狠地骂了一句，拿起礼服的衣摆就抹，好像马贩子要刷亮他出售的马儿的皮毛一样。

“只要有了这三部机器，不用工头，你也可以每年赚它个九千法郎，大卫。我作为你未来的合伙人，我反对你用该死的生铁机器来代替它们；那些生铁机器准会磨坏铅字。英国人是法兰西的敌人，你看见那个该死的英国人的发明时，还在巴黎大声叫好，其实那英国人只想让铸字商人发财。啊！你想用斯坦厄普印刷机！谢谢了，你的斯坦厄普每台值两千五百法郎，几乎比我的三台宝贝机器加起来还贵两倍；它还没有弹性，容易磨坏铅字。我不像你那么有学问，不过请你记住这一点：让斯坦厄普活着，铅字就得死亡。这三台机器还能为你好好服务，印出来的东西干净利索，昂古莱姆人的要求不过如此。不管你印刷是用铁还是用木，用金还是用银，他们是不会多付给你一个子儿的。”

大卫又念：“此外，铅字五千斤，是瓦尔法拉先生的铸造厂出品……”念到瓦尔法拉的名字，这位迪多所的毕业生不由得微微一笑。

“你笑吧，你笑吧！用了十二年，铅字还是崭新的。像这样才是我所说的铸字专家！瓦尔法拉先生是位老实人，供应的铅字货真价实。我认为，最好的铸字厂是那些顾客投诉最少的厂子。”

大卫继续念下去：“估计值一万法郎。一万法郎，爸爸！这就是每斤四十个苏，可是迪多所出产的全新西塞罗铅字，每斤只卖三十六个苏。你的钉头只能当生铁卖，每斤十个苏。”

“你把吉莱先生的斜圆字、草体字和圆体字都叫做钉头，而吉莱先生以前是拿破仑皇帝的印刷商，那些铅字值六法郎一斤。雕刻版简直是杰作。我五年前买的，其中有些还没有用过。你瞧！”老塞夏抓住几个装满从来未用过的铅字的格子给儿子看。

“我没有学问，也不识字，可是我还有相当的知识，猜得出吉莱店的字体，是你的迪多所英国体的祖宗。这儿就是一个圆体字。”他指着一个格子，并且从里面取出一个M，“这个西塞罗圆体字还没有启用过呢。”

大卫发觉没法子同他的父亲争辩，他只能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要么说声“好”，要么说声“不行”。老“熊”连晾纸用的绳索也列入清单。其他

如印单页的夹框、书面版、大碗、石头、刷子，老“熊”都以守财奴的小心翼翼编号登记。总计钱数达三万法郎，包括印刷商的执照和顾客。大卫心里在忖度这桩买卖能做不能做。老塞夏看见儿子对着钱数沉默不语，不禁有点着急，因为他宁愿要一场激烈的争辩，而不愿意儿子默默地接受。在这一类买卖中，争辩说明一个能干的商人在保卫自己的利益。老塞夏常说，一个无条件答应一桩买卖的人，到头来是不肯付钱的。他一边窥伺儿子的思路变化，一边把在外省开设印刷所必需的破烂工具——一点给儿子看；他依次带儿子去看一架轧光机，一架专为短小印件如广告单、说明书、名片等使用的切边机，对这些机器的用处和坚固程度赞不绝口。

他说：“旧的机器总是最好的。印刷所应该付给旧机器比新机器更贵的价钱，就像打金箔工所做的那样。”

在字母 V 或字母 M 旁加上花饰，拙劣地刻成婚姻之神、爱神、死人掀开棺材盖之类，在海报上加上巨大的面具框子，等等，都被半醉的塞夏用动人的词句，说成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告诉儿子说，外省人的习惯根深蒂固，就算给他们最美好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接受。他自己，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就曾经试过用更好的新历本，代替印在包糖纸上的《列日人》历本卖给他们；谁知他们宁愿买《列日人》老式历本，而不买豪华优美的新历本。大卫不久就会认识那些老古董的价值，它们的售价比最昂贵的新产品价格高得多。

“啊！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如果一个乌莫镇的人请你印一张结婚请帖，你不给他印上一个戴着花冠的爱神，他就认为自己还没有结婚。在请帖上如果他只看见一个 M 字，像迪多所印的那样，他就会将请帖退还给你。我知道迪多所是印刷业的光荣，可是他们的新发明要等百年之后外省才能接受。就是这么回事。”

慷慨大方的人是蹩脚的生意人。大卫天性羞怯，心肠柔软，害怕争论，只要心里受到过分的刺激就会让步。他的高尚情操，老酒鬼在他身上留下的影响，都使他无法支持同父亲作一场金钱的争论。何况他又认为父亲是怀有善意的。他把父亲的贪婪归结为父亲对用过的工具有感情。可是，鉴于热罗姆·尼古拉·塞夏从鲁佐寡妇手里盘进他全部印刷所时只付了一万法郎，付的还是不值钱的革命政府纸币，照印刷所目前的情况，三万法郎的价钱实在过高了。他大声说：

“爸爸，你宰我了！”

老酒鬼朝晾纸的绳索举起手来：“我？你的亲生父亲会幸你？好吧，大卫，那张执照你认为值多少钱？广告报的每行广告价钱是十个苏，仅仅这项独家生意上个月就收入五百法郎，你知道吗？孩子，翻开账簿，看一看省政府的公告和注册通知，市政府和主教教区的文告，一共能够入息多少吧！你是一个不想发财的懒鬼。给你一匹可以带你到玛尔萨克那样美丽的庄园去的马儿，你还要讨价还价。”

这份清单还附着一个父子合伙合同。慈祥的父亲租给合伙商店的房子，租金是一千二百法郎，虽然他买下整幢房子只花了六千法郎，他还保留自用顶楼上两间房间中的一间。在大卫，塞夏付清三万法郎以前，盈利对半分；到了大卫还清他父亲的钱那天，他就成为印刷所单独和唯一的老板。大卫只估计执照、顾客和报纸的价值，根本没有计算生财；他自信能清偿债务，就接受了父亲的条件。习惯于看见乡下人大耍花招的父亲更不懂得巴黎人的大算盘，看到这么快就做成了买卖，不由得十分惊讶。

他心里想：“莫不是我的儿子发了财？还是他不准备付钱？”

这样一想，他就盘问儿子是否带了钱回家，想从儿子那里取得部分款子。父亲的查问唤起了儿子的疑心。大卫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一点不漏口风。第二天，老塞夏叫学徒把家具搬上三楼，准备叫回程的空车运回乡下。他把二楼的三间房空空如也地交给他的儿子，同样地，他将整间印刷所移交给儿子而没有给他一文钱来支付给工人。大卫请求他的父亲以合伙人身份，拿出必要的股金来共同经营时，老印刷商装聋作哑。他说，他交出印刷所并不需要再交钱，他的那份股金已经算交过了。后来在儿子符合逻辑的说理逼迫下，他回答儿子道，他向鲁佐寡妇买进印刷所时，他是身无分文白手起家的。如果像他那样没有知识的可怜工人尚且能够成功，一个迪多所毕业出来的学生，当然更不成问题了。何况，为父的流了汗让大卫受教育而且赚了钱，今天正好拿出来应用。

由于儿子默不作声，使问题悬而未决。第二天老塞夏又来向他进攻，想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你的工资到哪里去了？”

大卫气愤地回答：“我不要活下去吗？我不要买书吗？”

老塞夏回答：“啊！原来你买了书！你要做的可是亏本的买卖。买书的人是不适合印书的。”

大卫觉得父亲降低了人格，对他是最可怕的侮辱，他还不得不忍受父亲滔滔不绝的话，守财奴的父亲为了拒绝他的请求，搬出了一大堆卑劣的、叹

苦经的、生意上的理由，他只好听着。他把痛苦藏在心里，觉得自己孤单一个人，无依无靠，发觉父亲原来是一个市侩以后，本着哲学家的好奇心，他想查问到底。他说他从来没有要求清算母亲的遗产，如果他应得的遗产不能抵消收买印刷所的价金，至少可以当做共同经营的资本。

老塞夏回答道：“你妈的财产嘛，那就是她的聪明和美貌！”

大卫听了这句回答，就把父亲整个都看透了；他明白，要想清算遗产，非得打一场没完没了的、既费钱又丢脸的官司不可。他有一颗高贵的心，他接受了即将压在他身上的重担，因为他知道要花大气力才能完成父亲在合同上立的条款。

他对自己说：“我会努力工作的。说到底，如果我吃点苦，老头儿早就吃过了。何况我怎样努力工作也是为了我自己。”

父亲对儿子的沉默不语有点不安，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件宝贝。”

大卫问是什么宝贝。

父亲回答：“是马里蓉。”

马里蓉是一个胖胖的乡下姑娘，印刷所里少不了她：她会浸纸、切纸、上街买东西、烧饭、洗衣、把纸从车上卸下来、出外收款和洗干净滚筒。如果马里蓉识字，老塞夏会派她去排字。

父亲步行回乡下。他很高兴能够借合伙的名义卖掉了印刷所，可是付款的方法使他不安。开始做买卖时总是担心谈不拢，等到谈好以后又担心条款无法落实。所有七情六欲基本上都是骗人的。老塞夏本来主张读书无用，现在却强迫自己相信读书的影响。他希望读书培养了儿子遵守契约的荣誉感，他就把自己的三万法郎抵押在这荣誉感上。大卫既然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一定会流血流汗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知识会帮助他想出办法的；他的人格那么高尚，决不会赖债！许多相同做法的父亲，都认为是抱着一颗慈爱的心，所以这样做的。老塞夏到达他的葡萄园时，也是这样想。他的葡萄园坐落在离昂古莱姆约十二公里的一个小村子，叫玛尔萨克。前任业主在这个庄园里建造了一所美丽的住宅，自一八〇九年老“熊”买进起，年年都有扩建。他在这里早已将以前对印刷机的种种心思，都转移到葡萄压榨机身上，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同葡萄打过长期交道，早已不是门外汉了。退休回到乡下的第一年，老塞夏满脸愁容地处在支撑葡萄的支柱之间，因为他总在葡萄园里，就像过去他总在工场里一样。这笔意外的三万法郎比葡萄美酒更使他陶醉，他在想象中不断用拇指来数这笔钱。越是不应付给他的款